

# 太阳岛

副刊

## 索斯金旧居邂逅柴可夫斯基

□空 桑

早春时节,我到犹太人索斯金家族当年在哈尔滨的旧居——一座欧式风格的别墅,参加了一场《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聆赏会。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在欧式老建筑中聆听西洋音乐,在俄罗斯犹太人旧居里邂逅俄罗斯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在索斯金家会客厅中聆听老柴的第四交响曲,这不仅是将流动的音乐艺术与凝固的建筑艺术结合在一起,而且也是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很好的结合,更是让柴可夫斯基与索斯金这两位素未谋面的俄罗斯人跨越百年在“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相遇了。这无疑是一场关乎西方建筑美学和音乐美学的文化盛宴,也是一次关乎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穿越时空之旅。

那我们就先从这栋具有仿古主义建筑风格的老建筑——索斯金旧居说起吧。索斯金旧居位于道里区经纬四道街30号,建于1910年,距今已有113年历史。索斯金旧居除了现存的一层楼,在其西侧当年还建有一座二层小楼,并围了一个很大的院落当作花园。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开发建设,西侧的二层建筑被整体扒掉,盖起了居民楼。目前的索斯金旧居深处居民院内闹中取静,院外临街是上世纪90年代盖的楼房,从街上是看不到索斯金旧居的,只有进到院里,才能一睹索斯金旧居的真容。索斯金旧居四面被居民楼包围,虽然显得有些憋屈和局促,但仍掩盖不住其典雅静谧、低调而不张扬的贵族气质。

经过修缮的索斯金旧居位于院落的中央,虽然只有一层,但其基座就高出地面近百厘米,需要上五级台阶才能来到旧居门廊,更凸显了旧居的恢宏大气。旧居屋顶四周突出的挑檐被数根柯林斯柱牢牢支撑,柯林斯柱之间以半人高的环廊相连,低矮的环廊装饰着一排白色的花瓶式栏杆。柯林斯柱头的卷涡雕花虽历经岁月沧桑仍极富动感,洁白的柱身挺拔俊美,如一排皮肤白皙、卷发覆额、亭亭玉立的异国少女默默伫立。门后是通向地下室的楼梯(下面的地下室应该是当年索斯金家的酒窖),格栅门的右手是盥洗室和卫生间,左侧是厨房和烧烤间。整栋房子都铺满红木地板,显得雍容华贵。会客厅的会议桌下面铺着一张精美的波斯地毯。

近年来,索斯金旧居被市政府改造成哈尔滨市博物馆的一个分馆——索斯金旧居犹太人生活陈列馆,并于年初对外开放参观。陈列馆搜集摆放了很多索斯金家族在哈尔滨经商、生活的文字资料和老照片,以及欧式家具、油画、老式唱机、钟表和一些俄式器皿,如略显笨重但古色古香的沙俄时期铜

喜欢柴可夫斯基管弦乐曲《1812序曲》,因为这部作品浅显易懂、形象生动、优美流畅、新颖鲜活,给人以深刻印象。更是因为与其他抒发个人情感的一些小调作品不同,难得的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情怀、刚劲有力、阳光、辉煌的大调作品,让听众看到另一个“老柴”。

《1812序曲》在音乐史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开先河的作品,是真正的“序曲”。

《1812序曲》是俄罗斯爱国主义音乐的“序曲”。

1880年,为庆祝在1812年被拿破仑入侵莫斯科毁掉的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重建落成典礼,应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他的老师尼古拉·鲁宾斯坦之请而作。《1812序曲》又名《E大调序曲“1812”》,全称《用于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落成典礼,为大乐队而作的1812年庄严序曲》。该曲于1882年8月20日,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首演,受到盛赞。

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入侵俄罗斯,俄罗斯军民在库图佐夫的率领下撤离莫斯科,并坚壁清野。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一个月后,内外交困,又逢酷暑,被迫退却,在俄罗斯军民的围攻下,惨遭大败,最后,仅有2万多名士兵回到法国,俄罗斯军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812序曲》以俄罗斯人民在1812年英勇抗击拿破仑军队侵略的历史性胜利为主题,音乐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一个深入的主题,代表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和无限风光、俄罗斯人民和平安宁生活。随后一个侵略者的主题,代表法军的侵入和民众的不



咖啡壶,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别契卡……

索斯金旧居是俄罗斯犹太商人伊萨克·哈里托诺维奇·索斯金在哈尔滨的私人府邸。上世纪初,随着沙俄建设中东铁路,索斯金家族开始将商业版图延展到遥远的哈尔滨。索斯金家族中最早来到哈尔滨的是木材商人谢苗·索斯金,他于1902年来到开埠不久的哈尔滨,创建了索斯金商会,主要出口小麦和大豆。随着谢苗·索斯金事业的不断壮大,他的弟弟纳乌姆·索斯金和伊萨克·索斯金也先后于1911年和1916年来到哈尔滨,一起打造起索斯金商业帝国。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两个弟弟特别是作为银行家的伊萨克·索斯金的加盟使得索斯金商业帝国如虎添翼。索斯金三兄弟和衷共济,撑起了哈尔滨犹太商业帝国的半壁江山。他们兄弟在不断拓展木材生意和粮食出口业务的同时,还创建了索斯金航运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成阿穆尔航运总公司,以哈尔滨为原点开辟了五条航线。1922年,索斯金家族还在八区开设了火磨和油坊,生产的面粉和豆油远销欧美。同年,还出资联合创办了远东犹太商业银行,伊萨克·索斯金任董事会主席。这么说吧,索斯金股份公司囊括了航运业、银行业、粮油加工和出口、市政建设等领域,索斯金股份公司也发展成为工贸一体的跨国公司。商业的巨大成功,给索斯金家族在犹太社区中带来了极大的声望,伊萨克·索斯金也荣膺哈尔滨会议会财政委员会委员、哈尔滨交易会副主席、犹太社团委员会主席等职。到1928年伊萨克·索斯金一家离开哈尔滨时,他们已经在哈尔滨经商,生活了十多年。

这次索斯金旧居聆赏《柴可夫斯基第

四交响曲》是索斯金旧居陈列馆举办的第二期文化艺术沙龙活动。组织活动的王馆长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老柴的经历、分享了老柴第四交响曲特点,比较了俄罗斯音乐与欧洲古典音乐的差异。然后,大家随着音乐的缓缓响起,共同欣赏了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

当第四乐章的尾音在激昂中逐渐消逝后,聆赏者们还沉浸在那时而激昂、时而舒缓的旋律中,久久不愿离座。虽然音响效果一般了点,但老柴的音乐魅力,仍让人们有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感觉。由于时间关系,大家并没有做过多深入的交流。但这次聆赏一下激起了我久已沉寂的内心,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人生记忆再度沉渣泛起,激荡情怀。

我对交响乐的喜欢源于少年时期买的一本书《文艺修养与鉴赏》,其中专门有一部分介绍如何欣赏交响乐。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听的交响曲就是老柴的《悲怆》(第六交响曲)。说起交响乐,受我大学老师李先生的影响,我始终最喜欢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记得我曾买下一套6盒柴可夫斯基交响曲的磁带,包括了从第一交响曲到第六交响曲的全部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交响曲。为了深入了解柴可夫斯基及其交响曲,我曾反复研读过列姆迦夫的《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一书,也曾探究老柴的生平和他那饱受争议和诟病的情感世界。早些年,我大学老师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闲话梅克夫人》的博文,读后我感到意犹未尽,也写了一篇《由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想到的》,对老柴的感情世界和他音乐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探究。当下新媒体时代,人们似乎更热衷于炒老柴情感和性取向的冷饭,而

极少关注其内心世界的那种撕裂、痛苦、压抑和无助。其实,也正是精神的极度痛苦才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出那么多精美的传世之作。所谓“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雌”(孟郊《夜感自遣》),是呀,自古悲愤出诗人,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品大多是在精神极度痛苦时创作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的痛苦乃至精神分裂是艺术的催产士,梵高、海明威、达利、草间弥生等等,莫不如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就是创作于他最痛苦的时期——1876年至1877年间。尽管当时柴可夫斯基精神极度痛苦,思想备受煎熬,甚至一度试图自杀,但他还是通过音乐创作实现了自我救赎,创作出了气势恢宏、跌宕悠扬的第四交响曲。在同年12月9日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柴可夫斯基激动地说:“我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从来不曾给我带来过这样的困难,但我也从来不曾以这样的爱去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说,《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正如老柴自我评价的那样——是一部“真诚的作品”,其成功也体现在一个情感上的“真”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老柴不愧为“最卓越的俄罗斯交响乐作曲家”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的美誉。

走出索斯金旧居,我的耳畔似乎还萦绕着《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那时而激昂时而惆怅的旋律,在我的脑海里竟然神奇地映现出索斯金兄弟、柴可夫斯基、梅克夫人等人的昔日光影,思绪也如蒙太奇般回到100多年前,恍惚间,索斯金兄弟就坐在当年的犹太人俱乐部里,静静地聆听当时有名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

## 《1812序曲》

□蒋 葵

安和骚动。一段进行曲,表现俄罗斯人民武装上前线。激烈冲突的主题,表现俄法军队的会战、战争的残酷,以及被扭曲的代表法军的《马赛曲》。最后,在教堂钟声和炮声中,展现俄罗斯人民在赢得战争胜利后庆祝的狂欢,把乐曲推向高潮。

苏联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后来评价:“这首序曲是深具人民性的音乐,它以一种新的东西攫住你,把你高举于时代之上;它的声音表达出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极具成功地描绘了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的威力及其雄伟气魄。”有评论家甚至说“柴可夫斯基是1812年战争的真正胜利者”。

《1812序曲》是开辟民族乐派新天地的序曲之一。

《1812序曲》荟萃了许多俄罗斯传统民歌因素,以此象征各种情景和情绪。开始即以《赞美诗》“主啊,拯救你的子民”的旋律,象征俄罗斯人民的和平安宁的生活。以法国《马赛曲》旋律片段,象征拿破仑军队。以婚礼歌曲《在大门旁》的旋律,象征俄罗斯人民在国家危难时刻仍不失蓬勃朝气和必胜的信心。以两个主题的搏杀冲突象征战争的场面。最后,以格林卡歌剧《伊凡·苏萨宁》的终场合唱《光荣颂》,宣告俄罗斯人民的胜利,并以凯旋的欢乐颂作为终曲。这些民歌调

优美,极具民族特色,曲调与内容融为一体,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各种场景。可以说,《1812序曲》主要是由俄罗斯民歌旋律“拼”成的一幅宏伟的战争历史画卷。

柴可夫斯基于1880年的《1812序曲》同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作于1879年的管弦乐曲《沃尔塔瓦河》、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作于1880年的交响画《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共同拉开了民族乐派音乐的序幕,引发了一段民族音乐的热潮,诞生了1893年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1888年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1899年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芬兰颂》以及我国的《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民族音乐经典作品。由此也可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了深刻认识,即善于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发掘、整理俄罗斯的民间音乐元素,使之弘扬广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柴可夫斯基对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称赞道:“柴可夫斯基是我们这些人中最爱俄罗斯的!”被称为“俄罗斯音乐灵魂”的柴可夫斯基自己也坦言:“我出生在一个平静的地方,从童年时代就装满了肚子俄国民歌,我深知她的美,因此,我极端爱好俄国灵魂的每一种表现。总之,我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

《1812序曲》是中国交响乐舞台上上演的“序曲”节目。柴可夫斯基这位向往遥远东方的作曲家,在其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还专门创作了一段《中国舞曲》。由于对中国还不了解,这首中国舞曲几乎没有中国“风味”。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仅15年,他的音乐就来到了中国的舞台上。1908年,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交响乐团在哈尔滨首次奏响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是中国第一次演奏交响乐,引起极大轰动,并开启了交响乐的中国之旅。可以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哈尔滨演奏的曲目之多,是其他作曲家无法相比的,哈尔滨也是“柴粉”众多的城市,对他的熟悉和喜爱程度,也超出其他作曲家。哈尔滨人,甚至中国人亲切地称柴可夫斯基为“老柴”,这是其他作曲家难以分享的荣耀。

曾几何时,非常喜欢繁复之美。比如苗家姑娘的头饰,必须雕花精美,层层叠叠,走起来摇曳生风,且“叮当作响”,再配上漂亮的刺绣工艺,那简直美若天仙。喜欢少数民族阿妈为女儿出嫁绣的嫁衣。一针一线中,各种花朵,呼之欲出,仿佛都可以飘散出清香味。这种繁复之美,让我爱不释手。

直到那一天,我进入一家玉器店,看到一款极温婉的和田玉。通体洁白,刚刚上手,就仿佛如握凝脂,似乎那石头上可以沁出油光来。“好玉啊!”我不由得赞叹。卖玉的小姑娘乐呵呵地说:“一看您就很懂行。这是新疆的羊脂白玉,非常温润。”我攀在手上看,玉石上干干净净,前后左右没有一点图案。我不禁疑惑了,有些可惜地说:“如果在这上面雕龙刻凤,一定价值更加昂贵。”小姑娘却笑了,说:“你知道吗?越是名贵的玉石,雕刻家手下刀越是吝啬。最大限度地保留玉石简朴之美,才是极品。”我点点头,原来,越名贵越简约。这样才不会遮蔽玉石本身的光彩。在这里,简朴是极致的美。

## 简约的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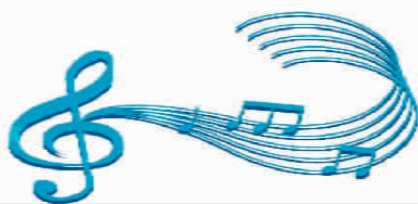
□王南海

前段时间,应朋友之邀去福建海边游玩。到了大海边,吃海鲜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朋友为了尽地主之谊,邀请我去各种各样的海鲜馆子去吃海鲜。作为内地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福气。当我吃着极新鲜美味的海产品时,赞叹着其口味的极致,一边建议地说:“这里清蒸极多,在我们北方,还有更多的做法,比如爆炒、黄焖。”朋友听了,却笑了,说:“你知道吗?你吃到的这些海鲜,都是今天凌晨渔民去海里打捞回来的,新鲜极了。这样新鲜的食材,是不需要繁杂加工的。你只需要把它们煮熟就极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美味。越是新鲜的原料,越要简单做。”朋友大大咧咧,我却认同地点头,并开始思考。

人慢慢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生活也会越来越简单,不再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开始叩问人的内心,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此时,人开始学会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寒暄、不必要的娱乐,乐于安静下来,静享一段非常放松、非常自然的时光。

记得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曾说,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我们就像烟花一样,见识过万千的精彩,等到年纪大了,归于平静。也许只有走到最后才能发现,原来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简简单单,心存善念;无论何时,坚信美好。这样的人生,也是极美的吧。



我们的新时代